

107522

上海華英書局

李涵秋著 社會小說

好青年

第二集 回目

第五回

親芳姿蛾眉見妬
施詭計蛾影工譏

第六回

鴛鴦同夢誤入桃源
鯉鯉雙飛驚聞梅訊

第七回

奮義俠雙雄趕逃人
晤良朋一言釋前隙

第八回

斯文骨肉寒夜託孤
尚武精神春郊放轡

上海華英書局發行

社會小說

好青年

江都李涵秋著

第六回 鴛鴦同夢誤入桃源 鵲蝶雙飛驚聞梅訊

且說顏雲錦囊裏本有三條妙計立意要破壞芳瑜同文鵠的情愛好讓自家得遂心願第一條妙計是送藥第二條妙計是墮信上回書裏都曾敘明白了諸君若問他春藥是那裏來的呢這却是巧娘的枕中祕寶（老夫少妻其貽害必至于此）諸君若問他那封情函是誰寫的呢這却是他家西席先生卜麻子的手筆（小姐夾袋中人才可謂如取如攜）如今又要把那第三條妙計漸漸進行起來了當日送過芳瑜柔雲下樓以後他便冥心澄慮細細坐在燈底下籌畫不多一會忽然用手將桌子一拍胡亂掉起文來喊道妙哉妙哉……密司在旁邊嚇了一跳笑向小丫頭說道你瞧瞧我

們這小姐鄭大少爺不過剛來了一。躺他老人家便這樣高興若是……顏雲忙笑喝道少要亂嚼舌頭上次的信是你去請卜先生寫的這會子還打發你去請卜先生叫他趕快到我樓上來我有祕密的話同他商議密司聽見這話不由拿眼睛向顏雲一飄也不敢說甚麼果然等到夜深人靜悄悄的跑入書房先向窗眼裏張了張只見卜麻子已脫了長衫坐在床沿上赤着一雙精脚用手在腳縫裏搔了又聞聞了又搔覺得甚是得趣密司嘆味一笑早躡入裏面笑道卜先生你在這裏幹甚麼噫卜麻子見是密司急切又站不起來嘴裏只管嚷着請坐請坐密司笑道我不坐了奉小姐的命請先生快快隨我上樓……說着便笑嘻嘻的伸手在卜麻子腳心裏抓了一把（賤態如掬）忽的嚷道哎呀卜先生你的腳爲何這樣臭得要死（誰叫你去抓他來）卜麻子笑道姑娘你不知道這臭脚原是開竅兒的我輩

讀書的朋友一經拿筆去做文章非得仗着這一雙臭腳不可任是想不出來的。好句法拿他在鼻上聞一聞包管滔滔汨汨就會說個不了。比如前天那封信小姐看了十分賞識其實還虧着我這位脚兒閒話且不必講請問小姐此刻喚我上樓有何用意密司掩口笑道有甚用意呢料想因爲先生信寫得好這會子要來酬謝先生但是先生如果得了好處却不可忘記了我卜麻子聽見他這樣低言悄語不覺心裏動了一動失口說道姑娘放心這個偏房一定跑不了是你密司伴瞋道這話是你先生應該向我說的嗎等我去告訴小姐瞧你可有活命沒有……此時卜麻子已將襪子套上衣服穿得齊整兩個人一路笑着走入那條甬道再說韻雲已等得不甚耐煩偏着小丫頭去催促他們小丫頭當下不防同他們撞個滿懷抬頭一望喊道你們兩家頭爲何不好生走扭作一團兒做甚密司忙在他頭上擊了一

下。大。家。一。齊。上。了。樓。……不。是。在。下。嘴。壞。要。罵。一。聲。這。狗。養。的。卜。麻。子。他。先。
前。見。那。個。密。司。鬼。鬼。崇。崇。的。模。樣。早。已。安。了。滿。肚。子。的。妄。想。及。至。踏。上。樓。梯。
東。想。想。西。望。望。見。那。華。麗。的。程。設。韻。雲。小。姐。的。端。嚴。身。軀。頓。時。矮。了。半。截。早。
彎。腰。曲。背。上。前。施。禮。（寫。盡。小。人。肚。腸。）韻。雲。略。將。身。子。抬。了。抬。含。笑。說。道。
前。天。那。一。封。信。還。費。了。先。生。的。心。寫。的。委。實。入。情。兒。如。今。在。這。信。上。已。發。生。
效。力。了。今。晚。請。先。生。到。來。却。有。一。件。要。緊。的。勾。當。務。懇。先。生。允。許。惟。最。要。嚴。
守。祕。密。不。能。給。外。人。知。道。先。生。可。肯。發。個。誓。麼。……卜。麻。子。聽。到。這。裏。不。覺。
那。顆。心。又。大。動。起。來。登。時。流。水。般。的。發。了。一。大。篇。毒。誓。又。道。小。姐。儘。管。吩。咐。
雖。赴。湯。蹈。火。萬。死。不。辭。韻。雲。笑。道。這。事。與。你。狠。有。益。處。也。講。不。到。赴。湯。蹈。火。
上。面。既。承。先。生。允。許。了。我。便。請。隨。我。到。臥。室。裏。來。（故。作。驚。人。之。筆。作。者。狡。
猾。）卜。麻。子。心。坎。上。只。是。撲。通。撲。通。的。跳。那。一。雙。脚。早。酥。軟。得。動。彈。不。得。密。

司○笑○着○將○他○使○勁○一○推○說○道○這○不○要○緊○你○放○胆○進○去○罷○我○們○樓○上○是○再○沒○有○別○人○敢○闖○上○來○的○不○瞞○你○說○自○從○小○姐○病○後○便○是○太○太○走○到○這○裏○也○須○先○大○着○喉○嚨○問○我○們○一○句○呢○如○若○不○奉○小○姐○命○令○太○太○只○好○白○望○着○也○不○准○上○樓○

(溺愛太甚其弊遂至於此) 卜麻子才跨入房門已被那花碌碌的電燈耀得眼睛都睜不開來只覺得花香脂馥一陣一陣的向鼻孔裏鑽進(不知較尊脚何如一笑)急切却瞧不見韻雲在那裏還是韻雲笑着喊他他才看見韻雲坐在一張沙發椅子上韻雲又指着繡榻命他坐下低低向他笑問道先生可曾娶過師母不曾(愈問愈妙)卜麻子此時只有搖頭的

分兒口乾舌硬想一點津液也沒有了韻雲笑道先生既不曾娶過師母我到有一個好女孩子想作成先生去做一個現成的姘夫可好不好……卜麻子忙道不敢不敢學生那裏會有這幸福小姐敢是拿我取笑韻雲正色

說道。你。不。相。信。你。須。也。記。得。信。上。寫。的。那。個。文。鵬。這。女。孩。子。生。得。再。標。緻。不。過。是。鄭。大。少。爺。最。鍾。愛。的。如。今。他。已。中。了。我。們。的。計。策。再。不。肯。去。同。他。好。了。但是。那。文。鵬。還。不。知。道。鄭。大。少。爺。惱。他。我。想。請。先。生。冒。充。做。鄭。大。少。爺。剪。直。跑。去。同。他。私。會。一。經。上。手。然。後。再。替。他。宣。佈。出。來。將。來。這。文。鵬。便。是。先。生。的。師。母。了。我。替。你。歡。喜。這。樣。便。宜。打。那。裏。去。討。（毒極惡極）卜麻子想了想。忽然笑起來說。不。妥。不。妥。我。這。副。臉。上。掛。着。商。標。呢。如。何。能。充。做。鄭。大。少。爺。鄭。大。少。爺。他。那。裏。有。這。許。多。麻。子。韻。雲。笑。道。呀。這。是。在。黑。夜。裏。幹。的。事。他。如。何。便。得。出。來。卜麻子又道。萬。一。那。女。孩。子。不。肯。呢。韻。雲。笑。道。他。既。將。你。認。做。鄭。大。少。爺。斷。沒。有。不。肯。的。道。理。料。想。鄭。大。少。爺。同。他。偷。度。巫。山。也。不。止。一。次。的。了。（可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還。有。一。層。即。使。他。說。出。你。是。卜麻子。少。不。得。便。要。叫。喊。你。也。不。必。怕。他。只。管。說。是。他。約。你。進。房。的。鬧。出。禍。

來有我抵擋。難道我一個堂堂旅長的小姐。轉畏懼他孤兒寡婦不成。計
算到此。益發刻毒。卜麻子聽了這話。方才不再開口。韻雲知道他業已允
許。隨即將文鵬住的地方。一一告訴他。清楚。又叫他便在這三五日內趕緊
去辦。不可遲誤。一經得了手。須遞一個信給我。好讓我再施展別的手段。一
不做二不休。老實說我同那丫頭已是勢不兩立的了。卜麻子連連答應。見
小姐沒有別的吩咐了。方才鞠了鞠躬。重行下樓。轉回自己書房。這一夜喜
歡得他便不會合眼。原來卜麻子今年已是三十多歲的人。了一貧如洗。父
母雙亡。替他罰得誓生。平還不曾近過女色。他聽見這件勾當。好比豬八戒
瞧見人參果兒。早已饞涎直滴。韻雲便吩咐他在這三五日內去辦事。他却
忍耐不得。便從第二天傍晚在浴堂裏洗了一個澡。挨到初更天氣一溜烟
早跑出城。他頭上戴着一頂極大的毡帽。想借此遮掩着臉上的商標。忍耐

城外的朔風比剪刀還尖利。他祇穿了一件棉襖。外面加着竹布長衫。那下半截被風捲得像蝴蝶一般飛舞。他喊了一聲好冷。忙將一顆腦袋向腔子裏一縮。只顧高一脚低一脚往前奔。走下弦時候。又沒有月光。四下樹林裏隱隱有犬吠聲。望着自家亂咬。卜麻子嚇得毛髮直豎。暗暗禱告着說道：狗朋友。狗朋友。平時你瞧不起我。卜麻子也還罷了。今夜我是做的。鄭大少爺代表你們也該瞧他的分上。好好讓我走路……於是一面走一面念着。我是鄭大少爺。我是鄭大少爺。說也奇怪。念了幾遍。那狗果然便不叫喚了。卜麻子大喜。一口氣又跑了好幾里路。從星光底下已瞧見一片廣場。一排的到有好多人家。像顏雲說的那籬笆短牆也不止一處。這時固然道路上没有行人。無從訪問。便是有人。也沒有個偷情密約的。還明白向人問路的道理。卜麻子凝了凝神。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揀了一座籬笆略略矮些。他

老實便攀援而上。輕輕向裏邊一跳。見那所院落却不像韻雲小姐說的那樣廣闊。他也不暇計較。且喜人不知。鬼不覺。大踏步直往裏跑。果然右首有一所房間。房門虛掩着。裏面却點着燈火。卜麻子細着脚步。窺得近前。向門縫裏一張。喜得他心花怒放。把不住胸坎上亂跳。分明看見那個文鵲擁衾坐在床上。雖然算不得是天姿國色。然而那一種亂頭粗服。睡態惺忪。真個叫人銷魂盪魄。卜麻子便將韻雲囑咐的話。沈吟了半晌。（歸罪韻雲筆嚴斧鉞）隨即輕輕喚了一聲文鵲……文鵲……那女子彷彿在床上吃了一嚇。忙問道是誰。卜麻子接着說道。我是鄭芳瑜特地來會你的……接連又聽見那女子撲哧一笑。趺着鞋子下床。先向桌上撲的一口。將燈吹滅。也不言語。開了房門。黑魃魃的兩個人先接了接吻。更不怠慢。立刻寬衣解帶。偎抱入衾。論我的意思。便要將這兩個狗養的猥褻形狀描摹出來。給諸

君實鑒賞鑒可是外間正在禁止淫書怕壞了青年心術這件事在下也狠贊成所以權將他們的情事攔過一邊破這閒功夫倒要說幾句閒話（說是閒話却非閒話）諸君讀書到此或者竟有人失聲嘆道好不好可惜一個冰清玉潔的文鵠白白被這匪人點污去了咳有這想頭的却斷非文鵠的知己文鵠的爲人在諸君可算已略知一二莫說這西貝芳瑜他沒有這開門揖盜的道理便是真芳瑜像這樣鬼鬼祟祟進來我料定他必然拒而不納然則適才這女子又是誰呢哈哈我知道諸君儘有聰明的早經在那裏議論了說這女子不是別人包管是文鵠的芳鄰巧娘……着着着這話一點兒也不錯因爲巧娘自從見了芳瑜以後他早就眠思夢想有時在文鵠那裏也拿言語去挑逗他無如芳瑜一心只專注在文鵠身上從不同他款洽他已是心癢難撓無策可展今晚猛不防芳瑜忽然闖得進門又口

口聲聲喚他做文鵬他便想到芳瑜定然是在那裏撞醉了以至錯認了門徑難得這塊肥羊肉落在我嘴裏我如何輕易放他得過因此將機就計連連答應又恐怕芳瑜認出自己面目所以忙不迭的將燈吹熄連話都不敢多說徑自先幹他們的正經要緊巧娘做夢那裏曉得想接一個鄭大少爺忽的會變做一個麻菩薩卜大哥呢天色才明卜麻子辛苦已極正睡得像死狗一般巧娘防被僕婦起來瞧破早一翻身坐起向卜麻子臉上望了望不由死推活操將他喚醒失聲問道哎呀你這廝是誰爲何冒充着鄭大少爺前來騙我卜麻子嬉嬉笑道燈是你自家吹熄了的你既怕遭騙爲甚麼不在燈下仔細瞧瞧我的麻子又不曾藏在屁股上面好小姐我益發告訴你罷鄭大少爺已是拋棄你了我奉着大總統的任命特地前來署理的你休得叫喊叫喊也是沒用……巧娘知道他還將自己當做文鵬却不忙去

同他辯白轉問他的名姓家世。卜麻子當時一說：「巧娘暗想這姓卜的雖然醜陋些，至于精力強壯比較那個杜子郵却高出萬倍。」隨即笑說道：「照這樣講我到着了你們的道兒了，但是我要我不叫喊出來，必須你這砍了頭的夜夜跑來同我做伴，你可能允許我嗎？」卜麻子仰着身子笑道：「允許允許，我既然署理職務，少不得要盡心竭力巴結去幹一天，離不得職守的。」巧娘笑了，笑當時便催着他起身下床。卜麻子從曙色朦朧之中，又將門戶細細辨認了一會，好在路上還沒多行人。他早溜回書房，當晚便去覓尋密司，求他將自己這件功勞好生去轉達。韻雲小姐、韻雲小姐得了這信，喜得心花怒放，立刻差遣密司傳諭嘉獎……不曾隔了幾日，那城外一帶地方忽的發現了許多匿名揭帖，或是歌謠，或是詞曲，凡有樹林牆壁一一都貼滿了。大意都係指摘文鵠聲名，狼藉至于鄭芳瑜住的那個別墅，更是不消說得。

觸目皆是這等污穢筆墨。鄭芳瑜又恨又氣。命家人撕得下來。擱在案上。一張一張的在那裏瞧。看這個當兒。外面有人通報進來。說起大小姐前來奉訪。芳瑜聽見這話。忙將案上字迹。擄掇不迭。藏入一個箱篋裏面。觀芳瑜舉動。仍是護惜文牘之意爲多。少頃。韻雲同密司含笑上樓。芳瑜起身迎接。笑問道。嫁妹今天高興。徑自出城來。逛逛。韻雲笑道。原是閒着沒事。特來看。看大哥。我還怕大哥不在屋裏。或是又跑向萬世妹那邊去。問候病體。……芳瑜被他兜心打着。一拳不由從丹田裏長長的嘆了口氣。冷笑說道。他病不病。與我何干。我何苦白去問他妹妹。一路來。外間可聽見甚麼新聞。沒有。韻雲故意皺着眉頭。說道。一個人再不能走了。錯路萬丫頭年紀輕。見好愛好。也是有的一經到了別人嘴裏。便有影無形的說出許多尷尬話來。大哥也不必去理他們。到是有一件事。我狠詫異。却還不知道真假。你再仔細。

去打聽罷。這事我也懶待說。密司你將卜先生這幾天的情形詳細告訴。少爺也好……密司更不遲緩，便將卜麻子怎生同文鵠睡了好幾夜的話說了一遍。芳瑜氣得眉尾直豎起來，雙腳一頓，喊道：「我好恨呀！」柔雲笑道：「大哥休氣壞了身子。這事也不打緊，他姓卜的原在我家門裏養活着，我有這本領，不許他前去。他定然不敢再去。依舊讓大哥去同那世妹復歸于好，也是一樣。」（輕薄已極）芳瑜急道：「豈有此理？妹妹這話也太瞧不起我了。」怪道適才那些揭帖上寫着許多麻子字樣，我正疑猜這麻子是誰呢。經妹妹這一番折證，可想這揭帖上的話不是誣。他們了好好爽性多交接幾個漢子，那病便全愈得快。亦未可知。不瞞妹妹說，我近日正打探那寄信給他的秦達，一共還不會打聽得出來。如今又添上一個卜麻子，這却叫做喜事成雙了。哇……一面冷笑，一面又從箱子裏將揭帖捧出來，送給韻雲瞧看。韻

雲望了一會不住的搖頭咋舌說道這是誰使的促狹剪直將他們形容得
不堪未免刻毒了些恐怕這揭帖別處還有哥哥也該打發家人們搜尋乾
淨免得被別人傳遍開來於你的名譽上也還有礙當初誰不知道你同萬
丫頭的祕密雖說同你不是正式夫妻究竟鬧出去也不成話芳瑜嘆道紙
裏還包得住火嗎只好聽人去傳播罷了不能依我的性子除非那丫頭立
刻病故外間也就沒有話說了只是如何能夠呢韻雲笑道他這肺病一時
那裏會死有得在世上活現形呢你既有這主意我來教給你一個好法子
文明時代誰同誰有仇只消去等覓一個暗殺黨拚着多拿銀子買囑他叫
他前去下手一百個萬丫頭也不會活（直想到此甚矣妬婦之可畏也）
芳瑜想了想說道暗殺黨呢未免驚師動衆了放着我鄭瑜芳不死等我們
天將柔雲妹妹那口寶劍借來驀不防跑去割下那賤人的頭顱便是償了

他的命也都願意……韻雲聽見這話不覺失驚說道這却萬使不得你償了他的命叫我怎生……說到這裏也覺得有些礙口連忙忍住重行說道姑母只生着你一人你同那賤人將性命拚了也不值得還是依我派人害他的好芳瑜此時已被他說得六神無主老遠的倚在欄干上只是嘆氣韻雲剛要再拿話去打動他驀聽見樓梯下面撲通撲通的跳上一個小孩子來笑望着芳瑜說道鄭哥哥你到有許久不向我們家裏走動了我的媽狠記掛你叫你得着閒空兒去跑一跑韻雲認得那孩子便是萬榴不由嘆味笑出聲來說道可是的麼幾天兒沒有會面便打發孩子們來驅神遣將了芳瑜正沒好氣早放下一副臉色望着萬榴喝道快滾回去罷告訴你媽權當我鄭芳瑜死了也好萬榴將舌頭一伸暗想鄭哥哥從來沒曾呵着我們大氣兒怎麼今天這樣着惱包管是這女瞎子挑唆他的……想到這裏他